

纵览人类古今历程 遍阅世界文明浮沉

本书是一部阐述世界历史进程的读物，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人类
从古到今的发展足迹。简洁的文字，独特的视角，权威的资料，
让我们一起触摸历史的真实，感受心灵的震撼。

World history diagram text

世界通史

图文本

李志敏 / 编著

超值珍藏版

京华出版社

纵览人类古今历程 遍阅世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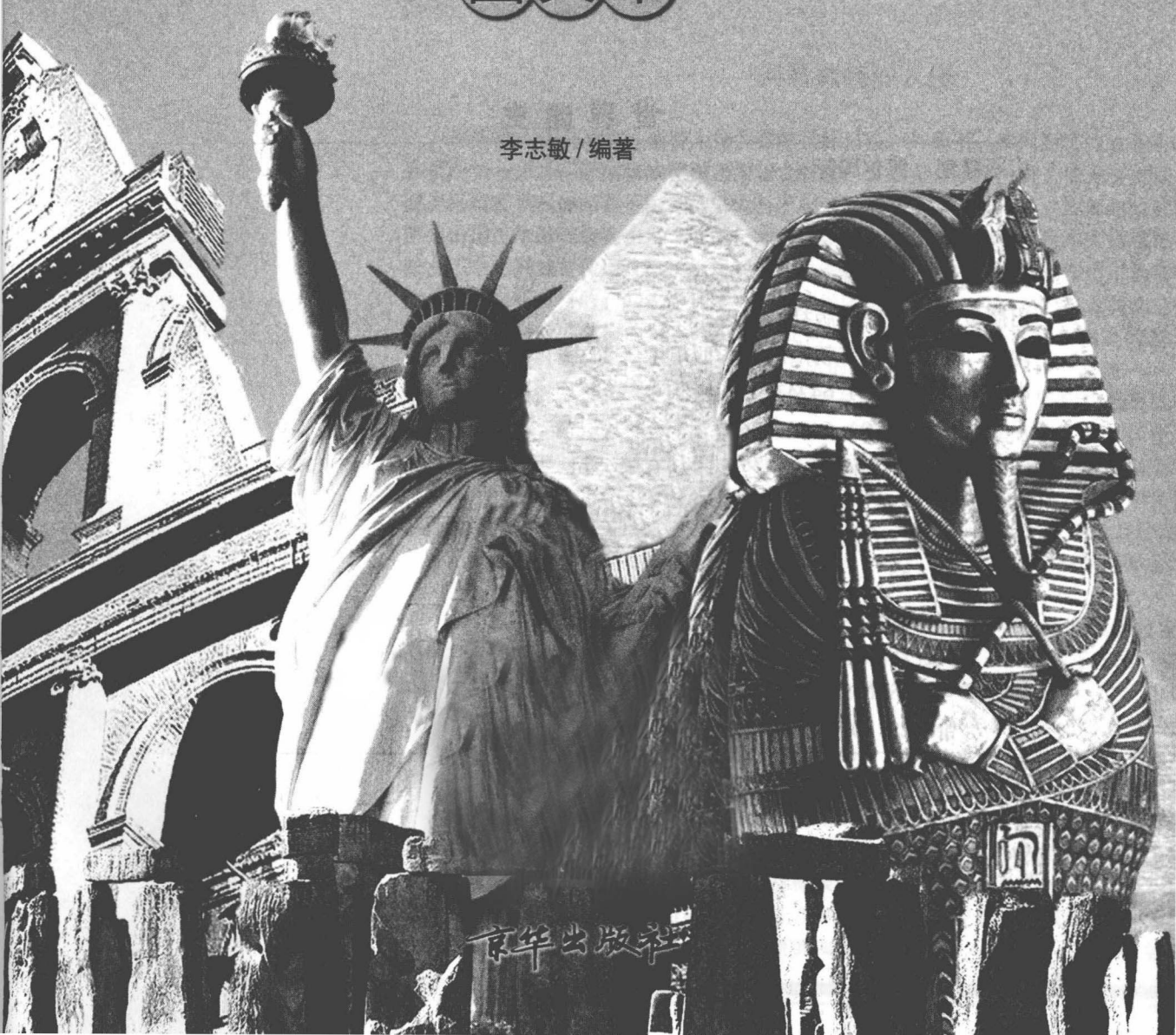
K109
69/-2

World history diagram text

世界通史

图文本

李志敏 / 编著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通史 / 李志敏编著. —北京:京华出版社,2010.12(2011.5重印)
ISBN 978-7-5502-0067-8

I. ①世… II. ①李… III. ①世界史:通史-通俗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8001号

世界通史

出版策划:博尔国际

编 著:李志敏

责任编辑:王 巍

审读编辑:张天颀

出版发行:京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1区13楼

电 话:(010) 64243832 64241642(发行部)
(010) 64255036(邮购、零售)

印 刷: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650千字

印 张:23

版 次:2011年5月第2版

印 次:2011年5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502-0067-8

定 价:2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篇 上古文明史

走出非洲	(2)
由能人到智人	(3)
早期人类艺术和早期人类遗存	(5)
村落、贸易和战争的产生	(7)
文明的诞生	(9)
古巴比伦的发展	(11)
新巴比伦的复兴	(15)
埃及国家的产生	(17)
埃及统一王国的形成	(18)
希伯来人的开端	(20)
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	(21)
最早的印度帝国	(25)
苏美尔城市国家的起源	(28)
汉谟拉比法典	(29)
亚述帝国的发展	(31)
亚述帝国的灭亡	(32)
雅利安人的部落和城市国家	(35)

第二篇 古典世界史

古代希腊概况	(40)
爱琴文明	(41)
希腊城邦兴起	(42)
麦加拉禁令	(48)
西西里远征	(48)
希波战争	(52)
基督教的发展	(56)
婆罗门教的起源和发展	(59)
马其顿王国的兴起	(60)
恺撒大帝	(62)
斯巴达克起义	(63)
君士坦丁改革	(69)
罗马帝国衰亡	(71)



第三篇 中世纪世界史

阿拉伯帝国的形成与扩张	(78)
十字军东征	(87)
英法百年战争	(94)
新罗马——君士坦丁堡	(97)
拜占庭的自然科学	(102)
拜占庭帝国覆灭	(108)

第四篇 世界近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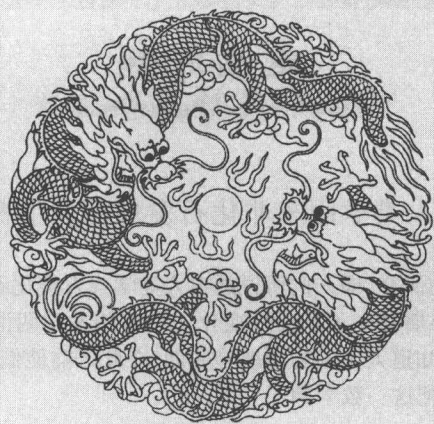
文艺复兴	(114)
达·伽马开辟新航线	(117)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120)
朝鲜壬辰卫国战争	(125)
“光荣革命”与君主立宪	(128)
三色旗与《人权宣言》	(131)
热月政变	(132)
俄波战争	(133)
法兰西第一帝国建立	(136)
拿破仑入侵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战争	(140)
美国独立战争	(145)
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	(157)
西属南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争	(160)
英缅战争	(164)
英国宪章运动	(170)
1848 年欧洲革命	(173)
法国二月革命	(176)
马克思主义诞生	(178)
美国废奴运动	(190)
美国—墨西哥战争	(196)
古巴三十年解放战争	(200)
明治维新	(207)
南北战争	(213)
德意志帝国的诞生	(222)
巴黎公社	(227)

第五篇 世界现代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	(236)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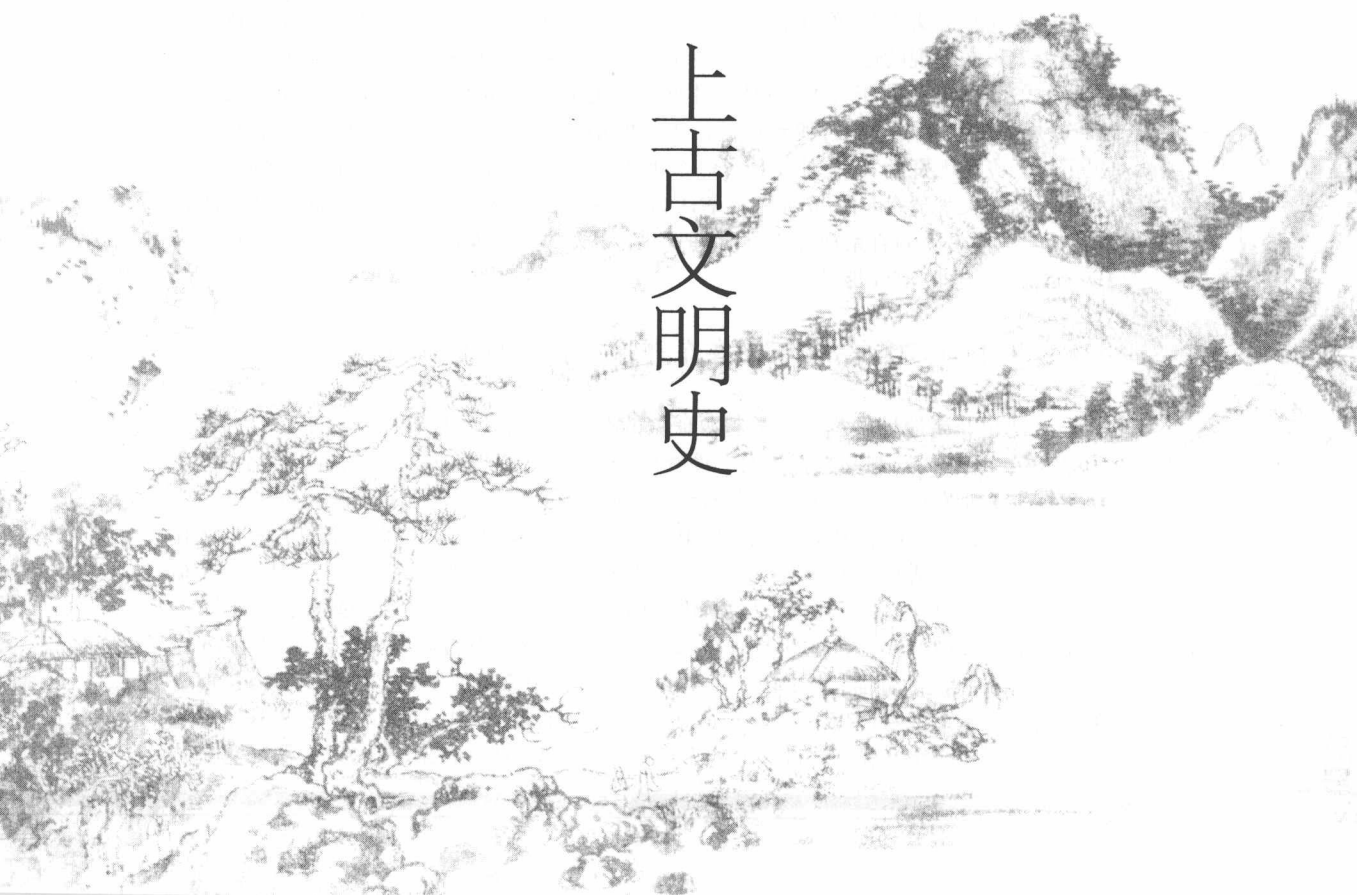
俄国 1905 年革命	(258)
十月革命	(260)
巴黎和会	(263)
华盛顿会议	(274)
希特勒在德国上台	(283)
罗斯福新政	(290)
轴心国的形成	(297)
二战爆发	(299)
敦刻尔克大撤退	(303)
贡比涅和约和法国败降	(307)
不列颠之战	(308)
英军的“十字军”行动	(310)
鏖战大西洋	(313)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	(314)
诺曼底登陆	(317)
德国投降	(320)
日本偷袭珍珠港	(330)
“本土决战”的失败	(334)
日内瓦会议	(337)
朝鲜战争	(341)
前苏联入侵阿富汗	(343)
两伊战争	(349)
海湾战争	(357)





第一篇

上古文明史



走出非洲

古人类学因东非化石发现而发生变革

对人类历史最早阶段的研究,即人们所说的古人类学或人类化石学,由于在东非的一系列重大化石发现,在20世纪下半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这些发现问世之前,古人类学家推定人类起源于东南亚,现在他们则知道人类的起源地是非洲,在此之前他们以为最早的类人动物发源于约100万年前,现在他们则把这一数字翻了一倍。

利基家族的功劳

最激动人心的东非化石发现有多次是由英国一个著名的古人类学家之家即利基家族完成的;没有该家族的开创之功,也许不会有其他发现。路易斯·利基(1903—1972年)是英国一位赴肯尼亚传教士的儿子,他在早年就决心在东非寻找早期人类化石遗存,这在当时被多数专家视为蛮干。(利基是位喜爱独来独往而不爱与人合作的人,他直到去世前不久仍令许多观察家惊奇的举动:为了对初民祖先谋生的方式有直接感受,不带任何武器就悄悄接近非洲野生动物。)1931年,利基在坦桑尼亚(当时是坦噶尼喀)发现了原始手斧,确信自己寻找化石的路子走对了;这些手斧是由生活在大约100万年前的一个早期人类种属制造的。由于身兼数职和资金缺乏,利基在其后二十多年里在化石寻找方面进展甚微。随后,在1959年,另一个巨大的突破出现了,但这不是利基本人而是由他的妻子和搭档玛丽·利基完成的。那年,玛丽在坦桑尼亚一个遗址进行细细搜寻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看上去像是人类的牙齿和头盖骨碎片;她把所有碎片拼凑在一起,竟发现是一个近乎完整的头盖骨,经年代测定这个头盖骨属于一个生活在180万年前大致与人相似的动物。由于玛丽发现的这一头骨下颌和牙齿很大,报界很快就把他称为“核桃夹子人”。

“核桃夹子人”其实并不属于人类,而是一种直立行走的高级猿类。路易斯和玛丽也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就想弄清楚在附近能否找到更近似于人的动物化石;仅仅过了两年,他们的长子乔纳森就提出了一个确凿无疑的答案:他发现了一个生活在180万年以前、脑容量比“核桃夹子人”大得多的灵长目动物头骨遗存。路易斯·利基认为这是一个与“核桃夹子人”不同的种类的化石,该种属显然是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因此他把它归入“人”类范畴而不是“猿”类范畴,称之为“能人”(Homo habilis),即“有才能的人”。

20世纪70和80年代在东非接二连三地有新发现

一旦人们清楚东非诸遗址是找到人类起源证据的最佳场所,其他惊人的发现也以令人瞠目的快速度随之产生。1972年,利基夫妇的次子理查德(利基家族中现今最著名的古人类学家)率领的一支队伍在肯尼亚发现了一个属于能人的头盖骨碎片,这一头盖骨比其兄长发现的那个头骨更加完整,也更加古老:比前者要早20万年。1974年,美国人康纳德·约翰逊率领的考古队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一个生活在325万年以前直立行走的类人猿整个骨架的百分之四十。(在宿营地清理该类人猿骨架时,收录机中正在有人演唱甲壳虫乐队的歌曲“带着钻石的露西在空中”,约翰逊灵机一动,把这一动物命名为“露西”。)一年以后,约翰逊及其考古队发现了至少属于13个与“露西”同时代的类人猿的骨骼;又过了一年,玛丽·利基在坦桑尼亚发现了一个375万年前直立类人猿的足迹。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惊人的发现仍在不断涌现:1984年,理查德·利基所率考古队在肯尼亚发现了一个生活在16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的骨架;这一骨架十分完整,假如它是智

人的骨架,几乎可以用它在医学学校做解剖课教具。

当然,发现头骨和骨架是一回事,解释这些物证是另一回事。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和争论,同时,随着更好的论点的提出和新物证的发现,人类起源学说在不断得到修正。但不管怎样,最近20年间提出的两个基本论点现在仍是无可置疑的。其一,导致现代人的进化链与包括所有现存类人猿在内的链条之间的第一次“分裂”与人们一度认为的脑容量大无关,而是与两足行走(bipedality)或直立行走有关。“露西”和约翰逊小组发现的与露西类似的其他直立类人猿化石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它们的臂骨和腿骨表明它们直立行走,其头骨则表明它们的脑容量不大,比黑猩猩的脑容量实际上多不了多少。具有实质意义的脑容量增大出现在“露西”之后125万年的类人猿化石上,由此看来,直立行走无疑出现得最早。



能人头盖骨。发现于非洲,年代在180万年前。

“露西”这一证据还表明,两足行走的好处并未马上表现在把双手解放出来制作和使用工具上,因为只有当脑容量增大之后这一便利才能显出威力。现在看来情况可能是,在生存斗争中直立类人猿较其他猿类占有优越,因为它们可以抓取食物,拿着食物疾行,随后在隐秘处食用。由于它们是在白天时这么做的,所以它们还要流更多的汗,这就是为什么残存下来的直立猿类是一些皮毛较少的猿。因此,一些古人类学家现在认为,脑容量大首先成为一种生物学上的优势,因为脑容量大可以更好地调解直立类人猿的体温。因而,由于有利的喂食方式而在遗传方面向直立行走转化是下述事实的绝妙解释:“自然之母”在设计人类进化时并非高瞻远瞩:把手解放出来固然可以导致工具制造,但这种作用在一二百万年后才开始出现。

由能人到智人

直立人

除了制造工具的能力外,我们对能人的活动知之甚少,看来160万年前他们在非洲融入了在进化链中属于其后继者的直立人之中。不过我们对直立人的了解比对能人要多得多。直立人活动于大约160万年前到约30万年前,是最早自非洲外移并开始居住在地球各地的种属;是最早进行集体狩猎并学会用火方法的种属。直立人还很善于适应他所生存的不同环境,因而他们存在的时间比智人生存的时间要多五倍以上。

直立人体型更大,智力更发达

从体质的角度看,直立人与其前辈能人的区别非常大。能人的身高大概与俾格米人不相上下,直立人则与大多数现代人身材相当。理查德·利基小组1984年时发现的近乎完整的骨架是位年龄约为12岁直立人男孩的骨架。从他已有大约5.5英尺高推断,成年时他可能会长到6英尺;确实,如利基所看到的那样,这个男孩十分健壮,“可以成为”史前大学代表队的“一名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如果有机会,从其智力考虑,这位直立人男孩也会完成一种相当复杂的进攻性打法。直立人的脑容量比能人平均要多百分之四十,而且某些化石证据表明,直立人大脑的形状已朝着我们现代人的大脑的方向发生变化。

直立人的智力使他们可以自非洲移入欧洲和亚洲远东地区,并在迁移过程中适应了各种各



样的气候条件。直立人分布的成功例子是爪哇人和北京人,他们在大约公元前 50 万年就到了他们由以得名的地区。在 1926 至 1930 年间,考古学家在北京西南 25 英里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属于 40 多位北京人的骨架碎片。其后在同一地点的发掘发现了一些标本,但年代晚在 20 万年以后且在解剖学上与前者有重大不同:牙和上下颚变小,脑容量大增,多至百分之二十,表明人们的饮食习惯有所改变,智力有所提高。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如火如荼的考古研究表明,亚洲东部大片地区仍由 50 万年前首次到达这里的人种居住着。证据虽仍不完备,但表明早在公元前 65 000 年智人就可能已在中国出现了。

智力和适应性

显然,直立人最重要的单项发明是语言的应用:最近对直立人喉部进行的复原(完成于 1982 年)表明,直立人可以发出我们现代人发出的大多数声音;此外,尽管语言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化石遗存,但几乎可以肯定,直立人的工具是按一种只有通过语言才能长久存在的复杂规则体系制造的。他们肯定知道如何猎捕大型野兽、加工分配,并在这些获得食物的活动中进行合作。这类合作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在食物采集和食物加工过程中确立了互利性的男性和女性地位。至少到了 40 万年前,直立人学会了使用火。他们是否学会了生火是个难以确定的问题,但他们已肯定可以控制火以取暖、驱逐对自己有威胁的野兽,也许还可以用火烹煮食物。直立人用火的证据在相隔遥远的中国和西班牙都有所发现,这表明他们已具有足够的智力发明某些提高生活水平的工具。

由直立人向智人过渡

大约 30 万年前,直立人逐渐开始进化为智人——确实,这一进化过程十分缓慢,以致从现存遗物中很难分清前者何时结束,后者何时开始。可以肯定的是,从解剖学的观点看,在数十万年间体质的变化在颈部以上最为明显,因为尽管直立人的体格健壮得堪与橄榄球运动员相媲美,但他们的前额仍像猿类那样呈斜坡状,其脑壳容积平均约为我们现代人脑壳容积的七成。古人类学家倾向于,在直立人和完完全全的现代人种之间有两个过渡性的智人阶段——原始智人,生活在约 30 万到 12.5 万年前,以及“尼安德特人”,生活在 12.5 万年前到约 4 万年前。

尼安德特人阶段

由于在欧洲和近代有众多考古发现(“尼安德特人”骨骼最初是在 1856 年于德国尼安德河的尼安德特谷地发现的,故名),因而我们对尼安德特人这一过渡人种有着远比对先于他们的任何种类的早期人类都要多得多的了解。最需要强调的也许是尽管“尼安德特”经常被用作原始和愚蠢的同义词,尽管一部有关尼安德特人的好莱坞电影描述那时用“uggah - muggah”的方式交流,但在遗传学方面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区别很小,类似于现代人各种族之间的区别。换言之,尽管尼安德特人的胸围比我们现代人要宽,其颅骨形状与现代人有些不同,但是,假如让一位男性尼安德特人穿上西方的公司制服站在华尔街或麦迪逊大道上,你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协调。



直立人头盖骨。年代在 100 万年前。

工具制造与打猎

尼安德特人具有相当高超的制造工具技术,而且善于打猎。在他们之前类人动物往往依赖一两种可作各种用途的

工具/武器,尼安德特人则发明了大约 60 种不同的专门工具,包括刀、凿、钻孔器和矛头。这些工具大多是用石头制成的,但他们还用骨头制造比较精致的工具,为此在操作时需要非常谨慎。此外,他们用树枝或骨头营建蔽身场所,或者就便利用现成的洞穴栖身,并在洞内砌建庞大的石火炉。尼安德特人的狩猎活动十分成功,以致一些群体把自己限制在只捕猎一种猎物上,比如熊或鹿,而不是见到能猎的动物就捕杀。有些人类学家推断说,这些群体之所以具有这种狩猎习惯,主要是由于礼仪方面的考虑——可能尼安德特人以为他们是在尊重他们所喜爱的动物的魂灵。不论尼安德人是不是通晓礼仪的狩猎者,他们中的有些人确实是现知最早花费一些时间集体从事某种物质生存需要之外的活动的人。一些尼安德特人确实以与众不同的尊敬方式埋葬死者,以食物和用品陪葬,其意显然是想帮助死者在来世的旅行。

现代人和迁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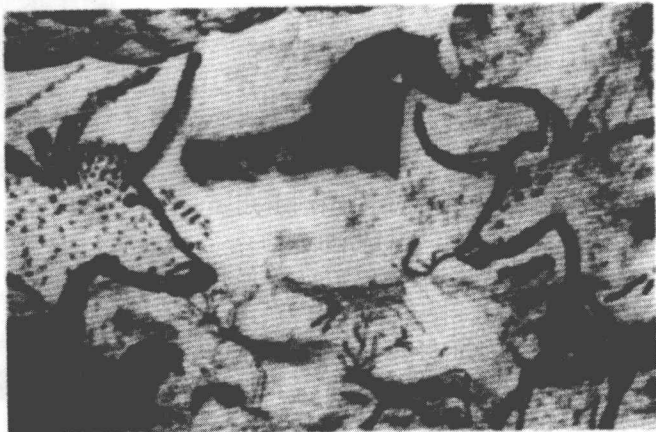
尼安德特人种是如何进化为完全现代的人种的,这是一个令专家头痛的问题,因为这一过程在或多或少不长的时间跨度内发生在东半球各地。(在尼安德特人居住在欧洲和西亚的大致同时,与尼安德特人相像的人种居住在非洲和东亚)指出这一点也就足够了:在 4 万年前和 3 万年前之间,尼安德特人消失了,在东半球上居住的是在解剖学上与我们酷似的人。与此同时,这些新进化而成的人种移入了西半球;当时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尚有陆桥相连,因此移入西半球不需要用船。由于澳大利亚在 3 万年前就已为人拓殖(方式不明),这样整个地球就像今天这样或多或少有人居住了。

早期人类艺术和早期人类遗存

早期人类艺术:洞穴壁画

除拓殖美洲外,现代人完成的最早的业绩之一是创造了整个人类艺术史上某些最令人叹服的绘画,即完成于 3 万年前到 1.2 万年前之间的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的著名洞穴壁画,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激动人心的。

在至今已发现的 200 多个洞穴中(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南部的拉斯科岩洞和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岩洞),现知最早的艺术家用描绘腾跃的动物——公牛、马、矮种马以及牡鹿等激动人心的壁画。这一洞穴艺术强调的无疑是运动。几乎所有的壁画描绘的都是骄傲的兽类在奔驰、在跳跃、在反刍,或者面对猎人作殊死拼斗。给人以动的感觉的独创性方法是加绘一些线条以显示动物的四肢或头部运动的区域。洞穴画家时常利用洞穴墙壁表面的自然隆起和凹痕成功地创造出惊人的三维效果。总的说来,今日有幸亲睹洞穴壁画的游客往往发现,它们和悬挂在世界最著名的艺术博物馆中的任何著名绘画一



法国拉斯科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



样引人遐想。

这些史前奇迹意图何在？美所带来的审美快感之说必须排除在外，因为洞穴壁画的绘制者通常生活在户外，而当他们真地把洞穴用作季节性的蔽身场所时，他们一般住在洞穴里别的地方（通常在入口处），而不是发现壁画的地方（壁画通常在洞穴的最黑暗、最难接近的区域）。另外，有不少证据表明，绘制壁画的人在壁画完成后对它们大多漠不关心，因为有许多壁画是绘在更早的壁画上面的。

对洞穴绘画的极端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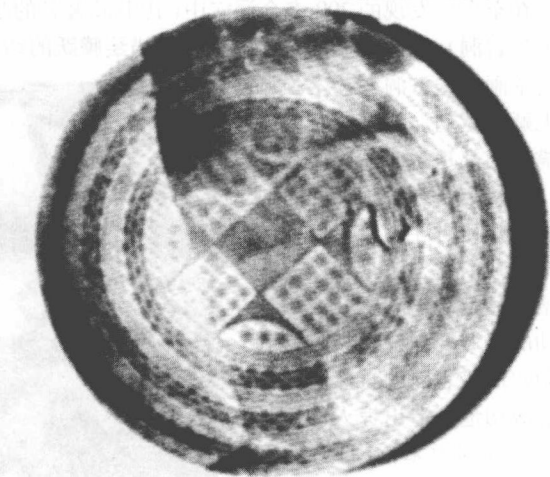
把最极端的解释——纯粹的审美快感排除在外，一些学者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认为洞穴绘画是人类关系的深奥微妙的象征性表现。根据这一学说，洞穴画家是早期的社会哲学家，试图通过以象征手法把它们描绘出来，进行解释以应付其社会结构的需求。在此条件下，洞穴骏犁并非真的指骏犁，而是指“女性”，马并非指马，而是指“男性”，聚集在大型动物身旁的小型动物形象则用来表示聚集在领袖人物周围的次要人物毋庸置疑，由于没有文字记录，这种假说既无法得到证实，也无法被否定，看来有些牵强附会。例如，骏犁身上并无十分明显的女性特征（其实，某些符号解释者则把骏犁看成“男性”，把马看作“女性”），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洞穴画家在打算描写人类现实的人时不绘人而绘动物。

把简单化和复杂化这两种极端解释都排除在外，我们认为，把洞穴艺术视为进行交感巫术的尝试是现有各种说法中最有说服力的一种。交感巫术建立在下述信仰上：模仿一种期望得到的结果就会出现那种结果。就洞穴艺术而言，史前画家在描绘骏犁被箭刺穿肋腹时，描绘这种场面本身就意味着确保箭真的刺穿骏犁，这在道理上是清楚的。有人对交感巫术说提出异议，认为现知所有洞穴壁画中只有大约百分之十描绘杀戮场面。但是，由于几乎所有洞穴绘画所描写的都是猎兽，因而可以这样答复上述异议：描绘大量腾跃的动物就意味着确保猎人会真的发现猎物，遍地都是，不可胜数。此外还有一个佐证：考古学家在绘有壁画的某些洞穴区中发现了举行祭仪活动的痕迹。由此我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在绘画的同时可能念咒语并举行祭典仪式，也可能所有这些巫术活动都是在狩猎进行过程中举行的。

劳动专门化和区分

最后还有一种推断，洞穴画家并不是狩猎者。尽管这并不是非一个既定的事实，但可以肯定，产生了洞穴绘画的早期人类狩猎社会，已达到了大规模的专业分工和社会分层的阶段。例如，严格从技术观点来看，洞穴绘画只可能由专业人士才能完成，因为这不仅需要碳棒绘出黑色线条，用粘土似的矿沙（赭石）团绘出黄色、红色和棕褐色，而且需要把泥土色料同油脂掺合在一起（就像后来生产蛋黄颜料那样）并用羽毛或欧洲蕨作“画笔”。与此同时，同一社会中的手工艺人在制作工具方面发展出超常的技能，不仅用石、骨制造工具，而且用多叉鹿角和象牙制作工具。举例来说，在古代人类各种工具中，他们新增加了鱼钩、鱼叉、弓、箭及缝合兽皮的针等。

在3万前到1.2万年前之间，由于在狩猎宝库新增了一些巧妙的新技巧，狩猎



早期村落陶器。该浅形碗出自西亚一村落遗址，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

活动也可能要求人进行专门训练。例如,此时的猎人学会了用短矛和箭射落飞鸟,用鱼钩和鱼叉捕鱼,并通过研究猎兽与生俱有的运动学会了惊散兽群以及设陷阱捕捉它们。由于他们主要依赖猎兽为生,他们随着猎兽的活动迁移居住地;而且,某些证据表明,他们并不是把有能力捕到的动物捕尽杀绝,而是遵循禁猎原则。不管怎样,年代在同一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屡屡见到的大批炭化的骨骼证实,大批猎兽被杀掉,随后被人在公共筵席上烧烤,这证明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些人不仅知道如何绘画和狩猎,而且知道如何分享食物。

村落、贸易和战争的产生



村落、贸易、战争和文明的出现

下面我们将集中考察西亚自食物采集转变到食物生产之后的发展情况。在该地区,向文明加速迈进的下一个步骤就是村落的出现、远距离贸易的兴起和血腥战争的产生。自约公元前6500年到约公元前3500/3000年一些村落逐渐变为城市之前,村落成为西亚地区最先进的人类组织。村落组织无可避免地引起远距离贸易,同样也无可避免地引发战争。毋庸置疑,战争与饥荒、疾病一直是危及人类生存的大敌,至少自农业村落产生以来是如此。不过在古代,战争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复杂化的加强,因而仍须把它视为导致文明产生的一个步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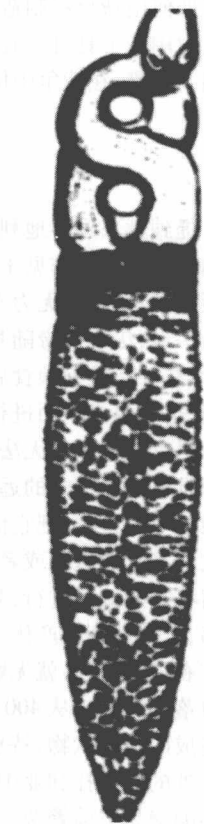
村落以定居和农业人口占多数为基础

因此,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把规模置于考虑之外,并坚决主张倘若一个居民点的大部分居民没有定居下来,或者居住点中比例不小的强壮居民没有从事田间劳作,那么该居民点就不能看作是村落。自然,由于村落的农业劳动者总是寻求获得更高的劳动效率,生活得更舒适,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手工业开始发挥空前显著的作用,其地位仅次于农业。在一开始,所有村民都从事某种新手艺,但是随着某些手艺的技术变得更加复杂,专门的技术人员便随之产生,他们逐渐成为专职的工匠,而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不过,直到西亚村落时代临近结束时,此类专职手工艺匠依然非常少见,可能至多占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一。

村落社会中的手工艺

1. 制陶

村落中最重要的手工艺包括制陶业、编织业、工具制造业和武器制造业。在这些手工艺中,制陶和编织业是转向定居生活带来的直接后果。人类一旦定居下来,就显然开始对储藏物品特别感兴趣;同样非常明显的是,他们不再需要担心贮物器皿是否适于迁移。因而,人类在很早很早之前可能就已知道如何制作粘土罐,不过他们并不想劳神去制作它们,因为粘土罐十分易碎,不便携带着迁移。然而村落出现以后,人们马上就制造罐状容器,因为他们发现它们是储存谷物及其他食物的理想用具。此外,粘土罐还可用于取水、存放水:有了陶器,人们可以在家中储存饮用水。这向着享受迈出了一步,其重要性或许可以与现代室内自来水管的发明



燧石短剑。发现于安纳托利亚,制作于公元前7000年左右。剑柄为骨制,上刻精致图案。



相媲美。

2. 编织

编织业起初可能也是产生于人们对适用器物的追求,因为人们学会编织篮筐看来在学会织布之前。从考古记录看,柳条筐在人类定居后不久就出现了。在持续不断的迁移过程中,这种筐确实显得十分笨重、不结实,但与罐状物相比,它们更适于贮存某些物品,由于比罐类轻便,因而更便于从田地里运回收获的庄稼。人们在广泛掌握编织的原理后,就可轻而易举地把它运用到织布上,只要驯化后的绵羊可用来生产羊毛。有了羊毛织物,村落居民也就获得了比兽皮更可靠、更便于使用的衣料。(只有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人培育出亚麻这种适于充当制造亚麻布的原料之后,人类才开始利用植物纤维织布)

3. 工具和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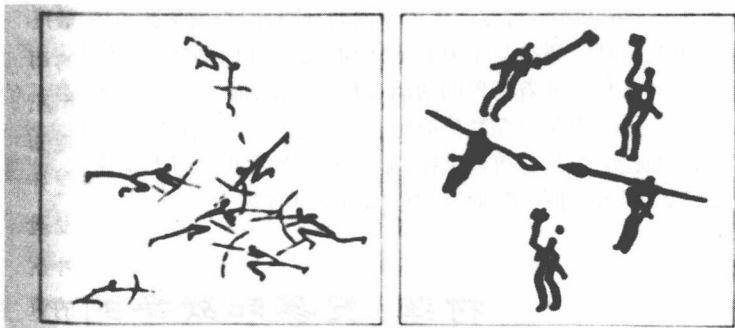
与制陶和编织相对,制造工具和武器对村庄时代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村民确实学会了如何用新材料制造工具和武器。随着农业的发展,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更锋利、更经久耐用的工具,比如说,早期村民希望得到最锋利的镰刀、最耐用的犁具。而且,武器越来越少地用于狩猎,在战争中使用得越来越多。

远距离贸易产生于剩余产品

提到越来越多地利用不同的岩石和铜,必然要引出贸易这一话题,因为早期村落居民希望得到的坚硬岩石并非见于西亚各地,不得不由外地长距离运来。即便说有,采集狩猎者也很少进行远距离贸易,因为无力支付所需费用——换句话说,他们生产不出剩余产品。这些人由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尽量少带随身用品,因而根本不可能生产出剩余产品。另一方面,村民们是天生的贮存者,在开始贮存粮食后不久,他们逐步认识到生产并贮存超出自己需要的东西,即可藉以抵御饥馑,也可提供东西进行实物交换。

尽管我们永远无法弄清相关的具体步骤,但看来建立在血亲集团关系上的短途赠礼和交换,先于具有商业形式的远距离贸易。譬如,生活在富裕村落中的一个血亲集团可能送给邻村挨饿的亲戚一些粮食,把它们仅仅作为礼物,或者换回一两件工具;可以想象得到,住在不同村落的亲属之间正常的送礼或者交换可能是作为承认家族纽带的礼仪性手段产生的。不过,随着交换和财富积累的继续进行,某些团体不可避免地会比其他团体富有,最终有财力派出商队进行远距离贸易,比如说到盛产优质而锋利的切割用石的地方换回这种石料。不管怎样,早在公元前6500年左右,西亚贸易就无疑已经扩展到非常远的距离之外。特别是,现知存在于伊朗和伊拉克的所有村落都能设法从400到500英里之外的今亚美尼亚地区交换得到稳定的黑曜石(一种火山喷发造成的玻璃状物,特别适于制造锋利的切割用具刀刃)供应,此外这些村落还从两倍于上述距离之外的安纳托利亚中部得到小块的黄铜。因此,岩石、金属、食物、编织物、兽皮和小装饰品等物品的交易空前繁荣。到村落时代结束时,人们既通过陆路,也通过船只由水路运输货物。

然而贸易并非获得物品的唯一手段,因为成功的劫掠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欲望。没有人能够说清人类战争开始于何时,但越来越多的专家对下述说法,即侵略行为在生物学上是“编入我们之中的一种程序”表示怀疑。毋宁说,从严格的生物学意义讲,人类似乎既不偏向和平,也不偏向战争。在转向定居农业之前,游荡不定的群落是爱好和平的,至少可以肯定冰河时代的任何



早期战争场面。左图是西班牙的一个洞穴壁画
右图是瑞典的一个岩刻画。创作的具体年代不清,但几乎可以肯定均在定居农业出现之后。

洞穴壁画都没有描绘过人与人交战的场面,现知最早的表现战争的绘画与定居的村落生活同时出现。更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是,现知西亚最早的村落有许多都是带有防御设施的村落。显然,不论人类在过去时情况如何,自定居村落产生以来,其未来将是战争和杀戮。

村落生活与战争的关联

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定居生活会引起持续不断的战争。游荡不定的群落成员在狩猎和采集活动中需要互相合作,同时他们甚至很难见到其他群落的成员。假设一个群落偶然与另一个群落相遇,双方没有什么理由兵戎相见,因为获胜也得不到什么或根本得不到战利品。与此相对,在村落里有战利品,同时受到攻击的村民会倾向于列队应战,而不是夹起尾巴匆忙逃窜——他们不仅要保护自己的财产,还要保住自己历尽艰辛开垦出来并耕作的田地。地方性的战争可能是在由漫游生活到定居生活的过渡时期开始的,当时一些漫游群落变成了劫掠群落。此后,在众多村落出现之时,为了获得更多的财产和财富,一个居民点有时会动手攻打另一个居民点。

战争促进了技术和贸易的发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端的开启促进了技术和贸易的进步。不论是出于防御还是出于进攻方面的考虑,西亚的早期村民们在武器设计和制造方面取得了重大技术进步,在短剑、战斧、长矛、投石器及钉头槌制造方面进行了尝试。进而言之,地方性村落的“军备竞赛”可能是促进冶金术进步的最重要因素,因为铜制矛尖和短剑比石制矛尖和短剑更锋利,而用青铜即铜锡合金(青铜制造在公元前3500年至3000年时得到完善)制造的各种武器都比铜制武器强得多。由于金属必须通过贸易来取得,因而参与军备竞赛的村落被迫提高生产效率,以生产出剩余产品来换取金属。就这样,对最好武器的寻求即便造成了死亡和毁灭,却促进了经济生活的发展。

文明的诞生



城市与村落的区别

西亚史前史最后一个重大发展是城市的出现。这一现象可追溯到约公元前3500年到3200年这段时期。由于一些村落是在大约五百年的时间里不知不觉地转变为城市的,因而根据城市何以在村落发展的末期产生来描述城市与村落的区别就比较容易了。与村落不同,城市里居住着各种各样的职业人士,早期城市里都有农民居住,因为城市周围的田地与其他田地一样需要有人耕种。此外,城市里还居住着少量工匠和商人,因为城市是在一些手工技艺变得非常专门化、贸易也正成为一种专门行当的时候成型的。但是城市里的显要人物是职业武士、行政官员和祭司,他们的存在确实决定了城市和村落的差异。

城市对村落;统治者对被统治者

概括说来,城市就是为了剥削村落而存在的。城市的第一流居民自己自然不会这样看问题。由于他们是职业武士、行政官员和祭司,因而他们会说他们的天职是通过军事手段保卫这片地区、通过出色的管理提高该地的生产力以及通过祈祷求得上帝的佑护等。但是,既然这些人都不参加田间劳动,那么离开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产品,他们肯定活不下去。换句话说,城市里居



主要地位的居民是整个社会的统治者,城市的其他居民和附属村落的村民是被统治者。

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人口压力的产物

毫无疑问,西亚最早的城市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或称两河流域,即位于今伊拉克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实际上,人们可以肯定,城市兴起的终极原因是人口压力。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定居人口的繁殖能力比漫游无定者要高得多。例如,一旦西亚居民精于定居农业,食物产量就开始出现惊人的增长,人口也是如此。按照一个保守的估计,伊朗西部丘陵地带的人口在公元前 8000 年至 4000 年之间增加了 50 倍。在达到一定程度后,过量的人口为了生存必须迁移到新的地区,这在早期农业生产者中尤其如此——由于对作物轮作制或施肥技术一无所知,他们会逐渐耗尽地力。在西亚,这一时刻在公元前 4000 年来到了,当时伊朗和伊拉克的过剩人口开始大批移入先前无人居住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谷地带。

美索不达米亚建立政府和实行强制的趋势

农业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肥力,以及水分。西亚最早的农业聚居地位于原先生长野生谷物的丘陵地区。这些地区的土地并不是特别肥沃,但至少足以应付作物种植刚开始时的需要,而且那里确实从降雨中获得充足的水分。而美索不达米亚谷地极其肥沃,但在一年的很长时间里十分缺乏水分,以致如果不引入人工灌溉系统,就不可能进行农业生产。然而,兴建和维持灌溉系统却需要一定程度的规划以及人类社会至那时为止从无先例的繁重而协调一致的劳动。此处所谈的灌溉系统最初见于公元前 4000 年至 3000 年这一千年间。要建成这种灌溉系统,就要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条大河开挖主运河和沟渠,通过这些交叉分布的河渠把河水引到干旱的土地。这种工程从来没有完结的时候,因为运河和渠道时常淤塞,必须不断加以疏浚。修建及维修河渠的活计要求组织大量人员,筹集食品供他们食用,大量制作罐盆作为他们的餐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因此,显然需要有人规划决定如何劳动、何时劳动、在何处劳动,需要监督人员去指导和强制劳动,同时需要总督去安排、监控监督人员。与此相应,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分化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尚武精神加强了政府力量

人口压力迫使人们去修建灌溉系统。公元前 4000 到 3200 年之间,这种压力在美索不达米亚造成了建立政府和实行强制的趋向,而这一趋向又因尚武精神的高涨而得到加强。一些人是如何以设法成长为统治者的呢?无疑,主要解释在于“暴力”,最精于战事者在社会中最为强大。在我们所谈论的这一千年,军事权力会支配行政权力,并经由一个持续不断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形成更强大的军事权力。金属武器固然优于石制武器,但比石制武器昂贵得多,因而只有那些通过征服和剥削他人获得财富的人才有力得到金属武器,并借助于它们征服并剥削更多的人。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本身不产金属,也无任何金属矿石,但在那里发现了大量年代在公元前 3500 年到 3000 年的金属武器;显然,美索不达米亚的武士——统治者正变得愈加占据支配地位,且地位愈加牢固。

祭司成为统治精英的一员

假如说占有支配地位的武士需要训练有素的行政官员协助他们管理和监督地方灌溉工程,那么单单这两个阶层在核心地点的联手就可以创造出城市。但实际上还产生了一个专职祭司阶层,该集团与前两个集团合力创建了城市。虽然宗教并非美索不达米亚的发明。早在数万年前,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在尼安德特人中和冰河时代的洞穴居民中就已存在了:尼安德特人在埋葬

死者时用食物陪葬,洞穴居民的艺术显然意味着施展魔法。美索不达米亚的创新之处是专职祭司阶层——附着于举行典礼活动的中心即神庙的人的出现,他们靠其他人的农业劳动的支持来从事诵念咒语、主持礼仪等活动。

对祭司阶层产生之因的解释

对祭司阶层何以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兴起的原因人们的一些推测,但现在看来可能性极高。到了公元前 3500 年左右,经济需求和社会复杂化都已达到非常高的程度,以致人们真的需要祭司。游移不定的群落在维持社会凝聚力方面没有困难,因为没有或很少有值得争斗的私有财产,因为职业责任大致等同,也因为群落规模不大,通常不超过 500 人——足以使群体成员通过互相亲近感到他们心连心。但是这种情形开始在村落里变化,虽然在村落里,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仍然居主导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随着贸易的发展,财产不平等现象越来越突出。当村落人口由数百增加到数千时,村民们很难互相认识,也就是说,很难做到直呼其名。虽有来自外部的攻击为村民提供了充足的社会凝聚力基础,使之免于发生剧烈争斗,但在美索不达米亚灌溉工程充满压力的开始阶段,需要更高层次的凝聚力。基于这一公认的推测性的看法,宗教可以鼓舞大群的人忠诚于一种共同的事业,鼓舞他们怀着是在为神明效劳的信念努力工作。这种大规模的宗教奉献就要求祭司宣讲信仰,并在给人深刻印象的神庙中主持精巧的典礼。

城市是文明的表征

探讨城市的起源实际上与探讨文明的起源是一样的。文明可定义为人类组织的这样一个阶段,当时行政机构、社会机构和经济机构已发展到足以处理(不论如何不完善)一个复杂社会中与秩序、安全和效能有关的问题。公元前 3200 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已变成文明社会”。也就是说,该地区至少已有五座城市,它们的居民中都包括统治者——武士、行政官员和祭司,它们都拥有一些雄伟的神庙,此外也都以拥有精致的私人住宅、公共作坊、公共储藏设施和大型集市为荣。初步的档案保存方法正在为人们所掌握,文字也正在形成过程中。随着文字的出现,西方文明史开始了;随着文字的出现,我们可以开始叙述一个以诠释文字证据和考古发掘到的器物为基础的历史。

古巴比伦的发展



苏美尔的经济缺陷:盐碱化

尽管苏美尔人在驾驭其外在环境方面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就,但他们却未注意到生态问题,以致他们的土地因盐分不断增加而逐步退化,这一过程在技术上称为盐碱化。由邻近的河流里引水灌溉苏美尔地区干旱的土地固然带来了水分,但也带来了盐:水分蒸发掉了,盐却留在土壤之中。以年为单位观察,这样积存在土壤中的盐无足轻重,但以世纪为单位观察,土壤的肥力会因此受到影响。研读现存至今的泥版文书可以发现,早在公元前 2350 年,苏美尔各地区耕地的产量就有所下降。阿卡德的萨尔贡之所以能够征服整个苏美尔地区,原因可能就在这里。此时苏美尔尚非十分软弱,因而在两个世纪后推翻了阿卡德人的统治;但到了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苏美尔开始陷入万劫不复的经济灾难之中。由于不再能生产出剩余产品,苏美尔各城无力供养祭司、管理人员和军队;慢慢地,苏美尔失去了它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主导地位,由更靠北的地区取而代之。

